

【“我眼中的粤港澳大湾区”主题征文】



# 秋在别处

□何梦麟

秋大约总是从风开始的。只是这里的风，像一句含在嘴里太久、终于被迟疑着吐出的耳语。你得静下心来等，等白日最后一点薄热从水泥地底散尽，等霓虹初上、市声暂歇的那一隙空白，风从不知名的巷口拐出来，带着一点微腥的、水汽洗过的凉意。那不是故乡那种干爽的、带着草屑与尘土气息的秋风；这里的风，拂过之后，总在皮肤上留下一点看不见的、黏的痕迹，像南国温存而固执的挽留。

我意识到，我在寻找一种清晰的界限。故乡的秋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天空被“咽”地抽高，显出那种凛冽的、水洗过似的青瓷色；满树的叶子，不是慢慢转黄，而是在某个霜晨，集体发出哗然的、金箔般的呐喊。

广州却是满目的绿色。这里的绿，沉默而坚韧。榕树垂着它数不清的气根，像老人未理清的纷繁思绪，在风里也只是懒懒地晃，一副地久天长的样子。木棉以一种钢筋铁骨的姿态指向天空，并不诉说凋零，只预告着来年另一种惊心动魄的燃烧。时间在这里，仿佛陷入了一场温暖的、循环的瞌睡，它流转，却拒绝留下鲜明的刻痕。

我的寻找，便成了一种对空谷的喊话。直到某个傍晚，我路过一栋正在拆除的老楼。墙体倒塌了大半，露出里面一格一格曾经的家。夕阳从楼宇的缺口射进来，给残存的楼梯镀上一层恍惚的金色。老人坐在瓦砾堆旁的小凳上，静静地望着那一片废墟。他身后，一株野生的木瓜树，正挂着几枚沉甸甸的青

果。风又起了，这次卷着尘土和遥远年代的气息，吹动他花白的头发。他没有动，只是眯着眼。那一刻，没有黄叶飘零，没有雁阵南飞，我却忽然被一种浩大的秋意击中了。

秋意不在物象之中，在凝视的目光里，在“曾存在”与“正消失”的静默对峙里。原来，秋不一定需要满天枯叶来证明。它是一种内化的时间感知，是一种在蓬勃的、流动的生机之下，对静止与消逝的突然领悟。这片南国的土地，只是将秋天折叠进了更深的层次：藏在骑楼缝隙间一抹苍苔的枯荣里；藏在珠江水流永不止息却已然变换了的温度里；也藏在每一个异乡人午夜梦回时，心头那一片突然降临的、与周遭喧嚣格格不入的旷野里。

我便不再刻意寻找那种斩钉截铁的秋了，开始懂得欣赏这暧昧的、过渡的、藕断丝连的时节。清晨那股风，依旧清浅；午后的阳光，也还留有夏末的余温。但当我把手伸进阳光里，似乎能感觉到光线本身质地的那一点不同了，它不再那么炽烈地想要灼伤你，而是带着一种沉思般的、抚慰的重量。

或许，每个人的生命里，都有一个“异乡的秋”。它只存在于你与周遭世界那一点微妙的、难以言喻的“时差”里。风终于有点凉了。我关上半扇窗，留下一半，让那潮湿的夜气，继续流进来。我知道，我的秋不在窗外，也不在遥远的北方。它在这寻找与领悟的途中，在我与这片终不肯彻底萧索的土地，所达成的那份沉默的、惆怅的谅解里。

## 潮信拍岸时

□蔡华建

风里再也没有柴油味，只有淡淡的海腥气。

凌晨四点，立在船舶，看着远处的港珠澳大桥的灯链缀在海面，我听见陆岸的呼吸与表情——深圳湾的炉火，珠江口的市声，香港岛的晨钟……而三十年前，父亲带着我与阿杰跑船时，同样的区域，却是渔火零星，柴油味呛鼻。

我的航海图，线条交错，刻写着大湾区的年轮。上个世纪90年代的珠江口，岸上是蕉林稻田。从维多利亚港出发，极目远望，虎门炮台，伶仃洋，如过一道道无形的门。我的航程，像一首钢琴曲：香港快板，深圳起调，中间是大片沉默的水域。

随浪而行，随时而进，我的海图在新添着管线。港珠澳大桥从虚线变成了实线。那桥墩，如巨人落子，破水而出。最难忘的是桥身合龙之时，在抛锚的远处，可以听见铆钉声透过海水沉沉传来，如大地心跳。那一刻我明白，这片水不再被陆地割裂，一个圆环正在闭合。

航标灯的颜色，在诉说着海的语系变迁。回归之前，香港用国际红绿，内地却另有一套规则。夜航时，我的脑中随着地域的更换，切换两套语法。如今，从深圳河亮到磨刀门，统一的航标如海上省略号，让航程变得简单，也让这片海变得透明。

阿杰比我幸运，他是个“湾区孩子”——广州读书，深圳实习，现跑香港航线。他也比我聪明，他说着粤语、普通话、英语，与不同的人说话时，丝滑切换。

每月的望日，大潮灌满珠江口每一条水道。从大屿山到万山群岛，水位同时升降。我在南沙港，我在葵涌港，我在九澳港，测得的水位一致，哦，原来，潮水是不识边界的。在潮汐之间，它们都是相连的。

人亦如潮。阿杰做了船长，他在南沙造船，在蛇口安家，女儿香港

学医，儿子广州见习。他们一家，就像珠江口的“咸淡水”在湾区交汇，在这里生长、茂盛、生命勃发。

我爱夜航的灯火。从外海入，先见香港山间的璀璨，是垂直的光：深圳星河泼洒；渐渐地，广州、佛山的灯火连成一片。它们有着不同的质感：香港的灯火冷白，广州的灯火暖黄，澳门的灯火镶着葡式的金边。

最爱水中的倒影。风静时，船在滑行，海面铺满了碎银，此刻，我已无法在海图中辨别边界，唯见光之盆地，被珠江西江东江三条银带轻挽。

去年秋，父亲最后一次出海。他眼已昏花，鼻子却灵：“到虎门了，水有黄土气。”那是大陆的呼吸。过港珠澳大桥时，他静默良久：“从前绕一天的路，如今半小时。”

过了伶仃洋，正是日落时分。父亲忽吟：“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”他指着窗外：“看，如今不惶恐，也不零丁了。”我恍然：这海记忆深处，沉埋无数代人的渡与叹。从竹筏到巨轮，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航道。真正的航海者，既循着海图，更听海图之下那引万物相向的深邃洋流。

自南沙往前海，再往数码港。阿杰在甲板检查绑扎，平板亮着实时海流图。我开启电子海图，大湾区不再是色块分割，而是航线、物流、数据织就的生命网。三千光点闪烁，每个点就是一艘船，如血脉细胞，在同频波动。

潮位正满。汽笛长鸣，对讲机里各交管指令次第传来。船驶入主航道。前方，大桥灯弧如湾区展臂抱海，亦如躬身拥陆。再往外，远海回望，一城又一城的灯火把大地熔成了完整的金湾。

父亲与我送阿杰上船，他又要追随海浪而去。看那潮水起落，希望也在升涌，在每一次潮信里，在我在他在所有奔赴与离开它的人心中。

## 清晨，巷子里的烟圈和响动

□王瑛

他吐出的烟圈，开始是圆形。他走远了，烟圈在他身后变成椭圆形，然后消失。

二

巷子里还有一位姓黄的南充人，大家叫她黄大姐。她个子矮小，说一口“川普”。三十年前，黄大姐两夫妇一起来到卢屋村，租了一间房子，铺一张床，放一些搞卫生的工具，就把房间塞满了。

黄大姐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十二岁，一个十岁，放在老家，请婆婆照顾。

黄大姐在卢屋村的西巷与北巷交接处扫地。她见人就打招呼，“老乡上班了？老乡回来啦？老乡吃饭没有……”她把别人都当“老乡”。

冬天没有天亮，黄大姐带着“哗哗——哗哗——”的声音移动，像涨潮时村口河流的声音。它在一巷响起来，在两巷消失，在拐弯的地方连接上，拐到另外一个巷子去了。

清早扫完地，垃圾运走了，她就有很多时间与别人打招呼，与别人聊天。

有一次，她从老家回来，见她眼睛发红，她拉我到巷子后面说：“大猴儿不争气，离婚了，小猴儿做生意亏了二十万，把我的户口本偷出去把房子卖了。这次回去，找到派出所，把房子收回来了。大年三十那天，伯娘请我团年，我没得脸见人，放了三百块钱在她的枕头下，没有打招呼，我就回来了。”我望着黄大姐，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

她扫地的声音，5点在东巷响动起来，在西巷收回来。

再次听到这种响动，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。

## 珠江晨光

□刘又青

晨光掠过珠江的水波，映着港珠澳大桥的桥身。在羊城吃一碗肠粉和艇仔粥，写下氤氲的青首诗。每个词，都染着西关屋檐的彩，香气飘向市井老巷。

还记得荔枝湾畔的裙裾，海心沙桥头，你的微笑。五线谱的浪花掀起风帆，天空如此蔚蓝。你听，珠江的潮汐与时代共鸣，广深高铁穿过隧道，带着你的消息。我们将爱种进大湾区沸腾的土壤。

清风吹醒地铁，送我们到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增城晚稻飘香，南沙海风习习，花都的红棉静静绽放。广厦摩云，花城如画。

望着珠江新城的三角梅，过往的悲欢被珠江水淘洗。因为爱或改变，冬来临，依然感到城市的温暖。每一刻，都有我永远不忘记的痕迹。

第一个敢吃螃蟹的是岭南人，有过犹豫，但使命召唤我们。走进历史，诉说五羊雕像的传说，车轮驶向远方，我们奔向更耀眼的星辰。

上回母亲从老家来广州看望我，临走前在市场买了一些枸杞、北芪、红参和菊花，按量剂包装进几个小袋子里，说方便我一次一包煲来喝。回老家后，她会在通话中问起：“那些药包喝了吗？”她一问，我就去拿一包煲煮，结扣打得很紧，大概母亲是怕南方的潮湿影响了药效。我看着药材在透明的养生壶里升沉扑腾，拍了一张照发给母亲，只见那活泼的汤水，颜色已从透明渐渐如日光，如琥珀，如母亲瞳仁中混沌的褐。

在午后的荔湾，沙面岛对岸，我行走在骑楼廊下，看一根根方柱把阳光错开，也收留了一些温热。沿街店铺前敞开的袋子里，药材就像是久违的亲人，氤氲出让人心神安宁的香气。我想，如果父母这时也在这里就好了。他们看到这些药材一定停下不走，东瞧瞧，西闻闻，捧一些红枣或参片掂掂重量，两人会时不时对视一眼，只是不通白话，必须由我翻译才能询价砍价，虽然我不如他们能懂一些家常药材的价格与药力，但我也有了自己的经验。

三十一岁了，过了古人所说而立之年。童年摇摇晃晃，就像一张最原始的药方：异地求学、工作，在不同的境遇里生发出自己的性能。一个人住在广州的出租屋里，一个人出来行街叹生活，已养成了疏离的习惯。但回头一望，又可望见某张遥远的药方上，依旧有自己最童稚的字体，写着最简单的药名。

## 第一声轰鸣

□唐承斌

穿梭的轮船上。那些船只，要依靠庞大笨拙的蒸汽机航行；而遥远的西方，已悄然进入更高效的柴油机时代。

柴油机长什么模样？它如何将黑乎乎的柴油，转化为推动钢铁巨轮前行的磅礴力量？对于陈拔廷他们来说，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，一道亟待开启的大门。

转机出现在1913年的一天。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一艘油轮发生故障，停在协同和机器厂附近。维修过程中，陈拔廷高超的手艺和专注的神情，拉近了他与轮机长邓心泉的距离。多番接触后，陈拔廷向邓心泉抛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得到认同——那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一次寂静而惊心动魄的“攻关”。没有图纸，没有公式，只有手艺人的直觉与奋不顾身的勇气。凭借马灯晕黄的光，陈拔廷带领工人进入机舱。他们小心地拆卸、测量、记录。铅笔在纸上沙沙移动，勾勒出柴油机的轮廓。

现场测绘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，接下来是反复回忆和摸索。当第一台柴油机在车间发出欢快的轰鸣时，迎接他们的不是成功的欢呼，而是困难的现实：机器装上货船后，发出雷鸣般的巨响，船身剧烈震颤，在江面上进退失据，像一头不听使唤的困兽。

问题出在哪里？又是多个不眠之夜，他们围在那台顽固的机器旁，拆了又装，装了又拆。油污浸透衣衫，困惑、争执、沉默在空气中交织。就在几乎山穷水尽时，一位老师傅用沙哑的



肖像 绢本

□叶华